

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

費 雲 文

雪中送炭

「中美所」聯誼會來台召開

民國六十一年七月，正是國際局勢動盪，姑息妥協的論調囂張，一再見諸行動，我中華民國在外交上遭受到很大困擾的時期；却有一次最有意義，也足以在精神上給我們鼓舞慰藉的國際性聯誼會，在台北召開；那就是「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的「一九七二年年會」。

「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簡稱中美合作所——是二次大戰期間，中美兩國爲了在中國戰區和遠東海域，有效的打擊日軍，所成立的秘密情報機構；由我國的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局，和美國海軍的部份工作人員所組成。軍統局的負責人戴雨農先生兼任主任，美海軍梅樂斯將軍（Mary Miles）專任副主任，工作活動的範圍，遍及我國各淪陷地區和南洋各地。由於戴先生秉持中華民族一貫的自強自立精神，以最大的誠意，實踐的作風，親切的關顧，對待美國同仁；以及梅樂斯將軍訓誨部屬克制優越

感，鼓勵他們去戰地獲得經驗，在中國從頭學起。因此，雙方人員始終合作無間的充份顯示出最高的辦事效率，和最優異的工作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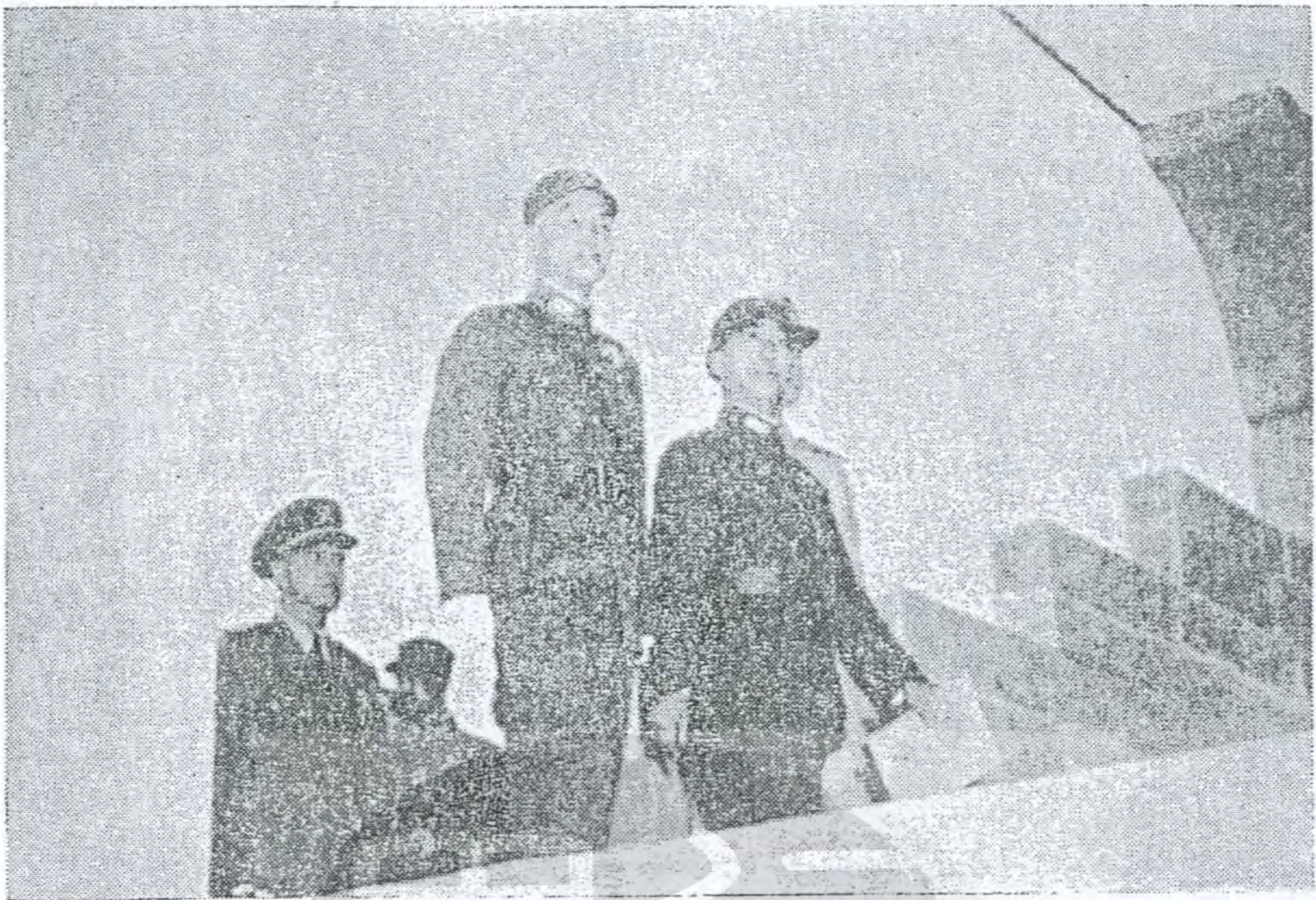
「中美合作所」於民國卅五年七月結束，雙方人員所發揚的尊敬信賴竭力樂成的精神，和同甘苦共患難的奮鬥生活，却蘊結成永恆不忘的珍貴友誼。自民國四十三（一九五四）年起，在美國的「中美合作所」同仁，發起組織聯誼會，並且每年舉行一次年會，聚集一堂，重溫舊誼。目前，聯誼會已有四千以上的會員，大多數爲美國人；包括政治家、將軍、律師、法官、銀行家、工業鉅子、商人等，深入各階層，在美國頗具影響力。對我國反共的志業，始終予以同情與支持，對 蔣總統與戴先生，始終仰戴敬佩。當尼克森總統訪問北平之先，他們除了曾經上書抗議以外，並且還贊助其他社團，發動一項全國性的簽名運動，勸阻尼克森。

此次來台參加大會的美籍會員和眷屬有七十人，主席畢立茲先生（Mr. Ralph T. Brig）曾經對記者表示：

「由於局勢的動盪不安，爲了表示對中華民國的精神鼓舞，所以本屆年會來台北舉行。中美合作所的美方會員都是中華民國的忠誠朋友，我們堅決相信，中國有悠久的文化，只有中華民國才是真正的中國。」

大會時，畢立茲先生致詞，誠摯而熱情的強調：「除了今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外，沒有其他政治制度或政治組織可以代表勇敢而可敬的真正中國人。」關於中國問題，很多人被一些錯誤消息和純宣傳性的資料所矇蔽，以爲毛共政權已經控制大陸廿餘年，應該可以代表中國人民了，這種謬論，我們絕不同意。因爲真正的中國人，應當由中國的文化來鑑定；若干世紀來，中國歷代聖賢所作的示範，證明中國文化係以道德倫理爲基礎。而毛共政權，却一直固執的有系統的消滅這種文化，所以今天他們雖然控制了大陸的土地，但不是真正的中國人，不能代表中國；中國大陸是被控制在階級鬥爭的外國人思想之下！」

「我們中美合作所聯誼會的同志們，保證將為中華民國的獨立、自由、及加強經濟



蔣委員長由戴笠將軍陪同，檢閱中美訓練班學員。

聯繫的目標而努力」。

這一段精闢而正義的談話，真令人感慨萬千。

民國六十一年，距離卅五年「中美合作所」結束的時期，已經廿六個年頭了；「中美合作所」的美國朋友們，仍然對我國如此的熱愛；這種真摯而永恆的友誼，不但為我國和其他國家合作過程當中所絕無僅有；就是在美國，二次大戰前後，很多國家接受美援，很多機構和美國合作，又何嘗有如此水乳交融，歷久彌堅的現象？那麼當年軍統局與美國海軍人員，究竟憑藉什麼精神力量在維繫在推動？「中美合作所」究竟對戰爭的勝利有些什麼貢獻？現在時過境遷，祕密的因素早已消失了；而國家多難，我們正在為光復失土解救同胞，締造人類永久的安全幸福而努力奮鬥。因此把這一段珍貴而壯偉的史實簡明扼要的公諸社會，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

中 流 砥 柱

戴雨農與軍統局

「中美合作所」的工作，美國海軍主要的是提供技術、裝備，和一部份訓練；大多數的實際戰鬥，由軍統局的工作同志擔任。軍統局參加「中美合作所」工作的有東南沿海的情報組織，鐵道破壞隊，忠義救國軍，別動軍，和若干電訊單位。如果沒有戴先生的英才領導

和軍統局的雄厚基礎，則中美特種情報合作無由體現；所以敘述「中美合作所」的成就，必先簡練而明確的介紹戴先生的為人和軍統局的概況。

戴雨農先生是浙江江山人，名笠，黃埔軍校六期出身。具有堅強的組織能力，旺盛的創造精神，和果決的辦事方法。論者以為他有四大才具：「長才肆應、智勇兼備、料事識機、知人善任」。他為國家立下了很多影響深遠的功績，但他從不向人炫示。由於他能把握事態的重點，往往防患未然，制敵機先，不動聲色的出生入死的解決最困難的問題，好像天馬神龍樣的神祕；所以有人以為他是中國的「希姆來」、「貝利亞」。其實都不是，正如他自己所說：他是一個：「忠於國家人民，服從 蔣委員長領導，為實現三民主義民主法治精神而奮鬥的戴笠」。

他深深了解他所領導的軍統局，在當時的中國，不但是情報工作，而且也是革命工作；除了必需講求謀略與技術方法以外，更需具備革命精神。所以組織之內，同仁之間，不但在積極方面要肝胆相照，互助互愛；而消極方面也要有嚴整的紀律以互戒互勉。他對此特別重視，視功名利祿如敝屣，而以無名英雄與同志共勉。因此，軍統局的性質既非如德國的「褐衫黨」，也不同於俄國的「格別烏」，更不是日本人所形容的「藍衣社」；而是一個以行仁為職志的革命團體。

自抗日軍興以來，中國情勢嚴重，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為了有效的防禦日軍優勢兵力的進攻，需要靈活而確實的軍事情報；為了貫徹長期抗戰的國策，需要不斷的在敵後予日軍以實質的

打擊和牽制；爲了鞏固抗戰陣營的團結堅固，需要揭發漢奸和分歧份子的陰謀活動；爲了維護後方秩序和經濟的安定，需要檢舉奸商污吏的私肥誤國，監督水陸交通運輸的暢利有效。這些任務，都由軍統局運用其嚴密的組織，堅強的幹部，奮鬥的精神和真實的作風，爲達成艱巨的任務而努力，而且有了很好的績效。

情報蒐集：軍統局的情報組織和人員，遍及於中國各地，南洋各國，甚至日本東京，探幽入微的獲得確切的軍政情報，利用密佈如網的地下電台以及其他方式，迅速而有效的傳遞，政府因

以應敵，常得先制之利。

打擊和牽制敵人：日軍既無法於短期內結束侵華戰爭，於是策訂「以戰養戰」策略，儘量想辦法由點線的控制擴大到鄉區的面；對我所遺留的礦產和工業，也加以修復擴建。企圖因我的物資，維持其長期消耗。如令其狡謀得逞，則我疆土日蹙，物資日乏，將坐以待斃。所以戴先生曾經發動組成一支頗具規模的游擊部隊，呈准軍委會，給予「忠義救國軍」的番號，受軍統局指揮運用；軍統局也在敵後遍設行動爆破隊，積極展開對日軍襲擊破壞等行動工作。破壞其交通運輸



戴笠將軍與梅樂斯中將。

，與可資利用的礦業物資，削弱其軍事力量，影響其物資供應；襲擊其鄉鎮據點，暗殺其軍事首長，以打擊其士氣，使其不得不放棄鄉村，而龜縮到城市之內，因而

無法取得面的控制，使敵我相持形勢因而轉變。

對漢奸的揭發與制裁，後方地區，則根據情報線索，配合各地治安機構予以偵破；對汪逆精衛的偽政權，則採嚴懲首惡不悛，策反悔悟輸誠，寬宥無知附從的方策，由敵後的情報組織配合行動隊予以有效的執行。

安定後方，主要配合政府經濟作戰的政策。抗戰以來，由於交通阻隔，生產失調，各地物資缺乏，物價上漲，以致經濟流弊叢生，政府爲解決經濟問題，維持運輸的功能和物價的平穩，曾先後設立軍委會交通運輸監察處，財政部緝私署等機構，交由戴先生兼辦；俾對監護軍品，防緝走私，舒暢貨運，充裕物資相互應用。當時，少數官商豪紳，狃於貪贖私慾的積習，有相互勾結囤積居奇的，有利用職權走私圖利的；幾欲使政府經濟作戰的政策成爲畫餅。戴先生能嚴正自持，破除情面，力挽頹風，未嘗以招尤怨爲慮。由於經濟的穩定，軍民生活雖艱苦而無枯竭崩潰的顧慮；所以後方才能獲得真正的安定，而前方的士氣也因之始終不衰！

玄 祕 奇 偉

「中美所」成就非凡

「中美合作所」的成就，因爲保密的關係，戰時毫未透露，而匪共不打日軍，專襲併地方武力和破壞抗戰的事實，反而在美國報上刊出一些「農村改革者對抗日軍的英勇行動」的記載。爲了端正視聽，不湮沒「中美合作所」的血汗成果；美海軍部曾發表關於「中美合作所」抗日經過的新聞稿：

「在過去數年內，美國海軍部派遣駐華組

，在中國各地與華軍合作，多方協助美太平洋艦隊，攻擊敵海軍和佔領的島嶼，最後直搗日本本土，貢獻極大。該項事實，為此次聯合作戰，軍事活動中保守最嚴的一項秘密。現在在華日軍已逐步投降，中國政府和美海軍部，認為時機成熟；上項事實可予公佈。因為現在日軍已經繳械，在敵後秘密工作中的中美人員，可無性命之憂；而他們的家屬，對他們數年來英勇殺敵的事實表現，可以引為榮譽。

該項工作的成就，令人驚奇；此實由於中美兩國人民傳統友誼和均有擊敗共同敵人的決心，所以友誼實為中美合作的基礎，也為其所以能發揮如此巨大力量的玄秘。

美海軍因為得到中國政府的協助，成立了中美合作所；在戴局長雨農和梅樂斯少將的精誠合作下，自成立到今日，完全以促進中美兩國共同利益為目標，努力打擊敵人。就其密切合作的程度而言，中美所實為此次聯合國作戰期中的各嚴密組織，能不受語言障礙，而始終融洽無間的惟一機構。

中美所人員，同食同處，共作共息，並肩作戰，甘苦與共；他們深知其所負職責的重要，他們所供應的情報，是美國太平洋艦隊和在中國沿海的美潛艇攻擊敵海軍的惟一情報來源。

北至戈壁沙漠，南至越南邊界，中美所各地設立氣象、交通、情報等組織；大部活動，以南北戰場敵軍後方和中國沿海地區

為重心。中美所的美籍官兵，他們習慣的化裝華人，在華人嚮導和暗中護衛之下，能隨時隨地往返敵軍陣地。

中美所的氣象測候和其他工作人員，均攜有無線電機，將情報傳達到中美合作總部；予以研究分析後，直接電達太平洋艦隊總司令部，和散佈海上的美空軍、船隊、以及潛艇收音台。美軍在留太平洋作戰時，即全靠該項氣象報告和軍事情報。尤以美航空母艦準備空襲日本本土和台灣時，因氣象變動不常；即係完全仰賴此項情報，為其活動指南。

中美所在中國沿海岸地區偵察人員，對美潛艇攻擊日本航運，也有貢獻，他們經常將日本船隻的行動探查確實，報告總部，美潛艇根據此項報告，能按時出擊，在預知的地點將敵船擊沉。

中美所和第十四航空隊的密切聯絡，對美海軍貢獻極大。中美所將所獲得的情報，迅速提送十四航空隊，作轟炸的依據。一九四四年秋，敵軍進攻桂林時，十四航空隊因為地形的關係，對敵軍的行動難予偵察；中美所的麥加飛上尉，即空降於華軍陣地的前方，在距離數百碼地點，設立陸空無線聯絡，受傷不退，支持凡十九日之久；十四航空隊得以痛炸敵軍，獲得輝煌戰果，麥加飛上尉因此獲得美軍銅星勳章。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隊在合作佈雷方面也很有成就，中美所的人員，派遣空中攝影判

讀組，判讀空中照相，供給情報，並派遣佈雷專家，協同十四航空隊的人員，從空中在中國沿海的航線，敵軍佔領的港灣和長江內河分佈水雷。因此，敵軍的航運常遭嚴重打擊，運輸被迫停頓，常需數週的掃雷工作，才能恢復交通。中美所的沿海偵察和佈雷隊最大的成功，為強迫敵軍航運遠離海岸，在深水內航駛，給予美潛艇大肆活動的更多機會。

中美所和十四航空隊聯合的電訊偵譯和海洋偵察，對美海軍與敵海軍在西太平洋的決戰，有極大的貢獻。一九四四年十月菲島的雷伊泰灣 (Leyte Gulf) 的海空大決戰，日本航空艦隊和特遣艦隊分三路夾擊，企圖消滅美軍登陸船團的情報，就是由中美所供給；美艦隊乃得事先加以防範，而免遭受危難。

中國的游擊隊，除保護美員共同作戰外；並接受美方現代戰術訓練和新武器裝備，組成以營為單位的游擊隊和行動爆破隊。在中美雙方密切合作下，從事對敵軍的突擊和破壞。美方的員兵，也參加前線的任務，使敵人的鐵道交通和軍儲倉庫，經常遭受很大損失。因此，中美所的游擊隊和爆破隊，在蔣委員長及其參謀長魏德邁將軍指揮之下，擔負各種可靠的而有效的任務。中日戰爭的初期，中國的游擊隊因為缺乏器械，在作戰時的死亡率，常三倍於日軍。自中美合作以來，日軍的傷亡逐漸增加；一九四四年以後

，中美所平均每月斃傷日軍約兩千人，斃敵三人，華方僅損失一人。
中美所用以殲敵的戰術，大多為埋伏、



梅樂斯中將二度深入閩海，與偕行人員合影。

突擊、截殺和偷襲；常乘敵軍在鄉野地區行動之時，隨機應變，予以殲滅。因此，敵軍因困守碉堡，常至糧秣斷絕，被迫以大軍出擊，而被游擊隊伏擊和兜截圍剿，常受巨大損失。

受巨大損失。

因為不斷的爆破公路、鐵道、橋樑、河運，使敵人的交通常受阻撓；因為不斷的炸毀工廠、堆棧、倉庫、軍營，使敵軍的後勤設施供應，大受影響，敵軍船隻在停泊時，既易被我轟炸，行駛也常遭襲擊，甚至在其嚴密防範的港埠口，中美所人員也能潛入加以摧毀。如一九四五年春，即曾將停靠廈門港內的三千噸貨輪炸毀。此外，在長江、洞庭湖和鄱陽湖一帶，中美所人員也以其他爆炸方法，有效的破壞敵軍的運輸補給。

最近，因中美所在沿海各地的不斷活動，敵軍被迫撤退。福州和溫州的收復，中美所也有貢獻。

為防止敵偽混入內地，中國政府

非常重視防奸防諜的工作。美海軍部得到聯邦調查局和聯邦煙酒偵察局的協助，派遣專家來華，訓練中國的防奸防諜人員，進展神速。中美所的人員，所以能在敵後工作而未遭暴露，以及中美合作數年的成就，在今日未公諸報端前為人所不知，即為保密防諜工作達到最高效能明證。

此外，美海軍還派遣優良的軍醫人員攜帶藥品來華，除供應中美合作人員的醫藥需要外，並設立門診，協助醫治平民。此項工作，在中國極為缺乏醫藥時期，最有意義，在敵軍佔領區的最前線，中美所也秘密設立小規模的醫藥單位，隨時醫治受傷的工作人員，因此死傷極少。同時因為講究嚴密的防疫衛生，所以縱或在傳染病區內工作，而感染的也極少；員兵的健康百分比，遠在其他作戰部隊之上。而中美所單位附近的居民，也獲益不少。

中美所的人員，對於美海軍與陸地空軍的駕駛和轟炸人員的救護，盡力與其他救護單位取得密切聯繫。截至七月一日止，中美所人員已經救起被敵擊落或被迫降落的中美飛行人員卅人，轟炸和航行員四十六人，以及隨軍記者貝爾一人。當貝爾被救後，其驚喜狀態誠難形容；而其親身經歷的在海天異域絕處逢生的戰場奇遇，當然使其對中美所的真實成就，有了新的認識，然而匆匆一瞥，又何能盡其萬一！

力着先鞭

維護勝利後的東南大局

太平洋戰爭，自民國卅四年美軍取得海空絕對優勢進攻沖繩，以及我軍擊退進犯湘西的日軍以後，最後的勝利祇是時間的問題。當勝利在望

之時，中國人民莫不憧憬着勝利以後，將是一個獨立自主不再遭受輕侮侵略的國家，將可以恢復

正常生活而享受和平，愉快和幸福。

可是，另一個比日本軍國侵略主義更狠毒險詐的中美共同敵人——共產主義和中共匪徒，却在一連串「進步」、「民主」的偽裝欺騙下，掩蓋了愛好和平自由的國家和人們的耳目，許多違反國家統一和破壞抗戰的史實，均在其巧妙宣傳下，被別人同情，甚至曲解為是一種改革。因此，當勝利來臨的前夕，這種已經成為中國命運最嚴重的威脅，但尚不被大眾所洞察的危機；却有如和勝利競賽般的，勝利愈接近，危機愈加深愈表面化。而使勝利前後的中國，陷於另一個新的複雜而混亂的局面。

當民國卅四年日軍失敗已成定局的時候，共匪已經有六十五萬人的軍隊，控制了華北大部份土地和一些鐵道交通，以及日軍所佔領的城市。爲了爭取此後在中國政局上「和平談判」的有利地位，匪黨竭盡全力的向長江流域滲透活動，一面派人與汪偽政權的偽軍接洽，聯成「聯合陣線」，反對中央政府；一面陰謀以武裝力量，搶先佔領重要地區，尤其是京滬地區。

日本廣播接受無條件投降後，中國最高統帥 蔣委員長曾訓令朱德（當時係十八集團軍總司令），嚴令所部仍留原陣地，聽候命令，可是朱德悍不遵命，而命令所部，儘可能用一切手段搶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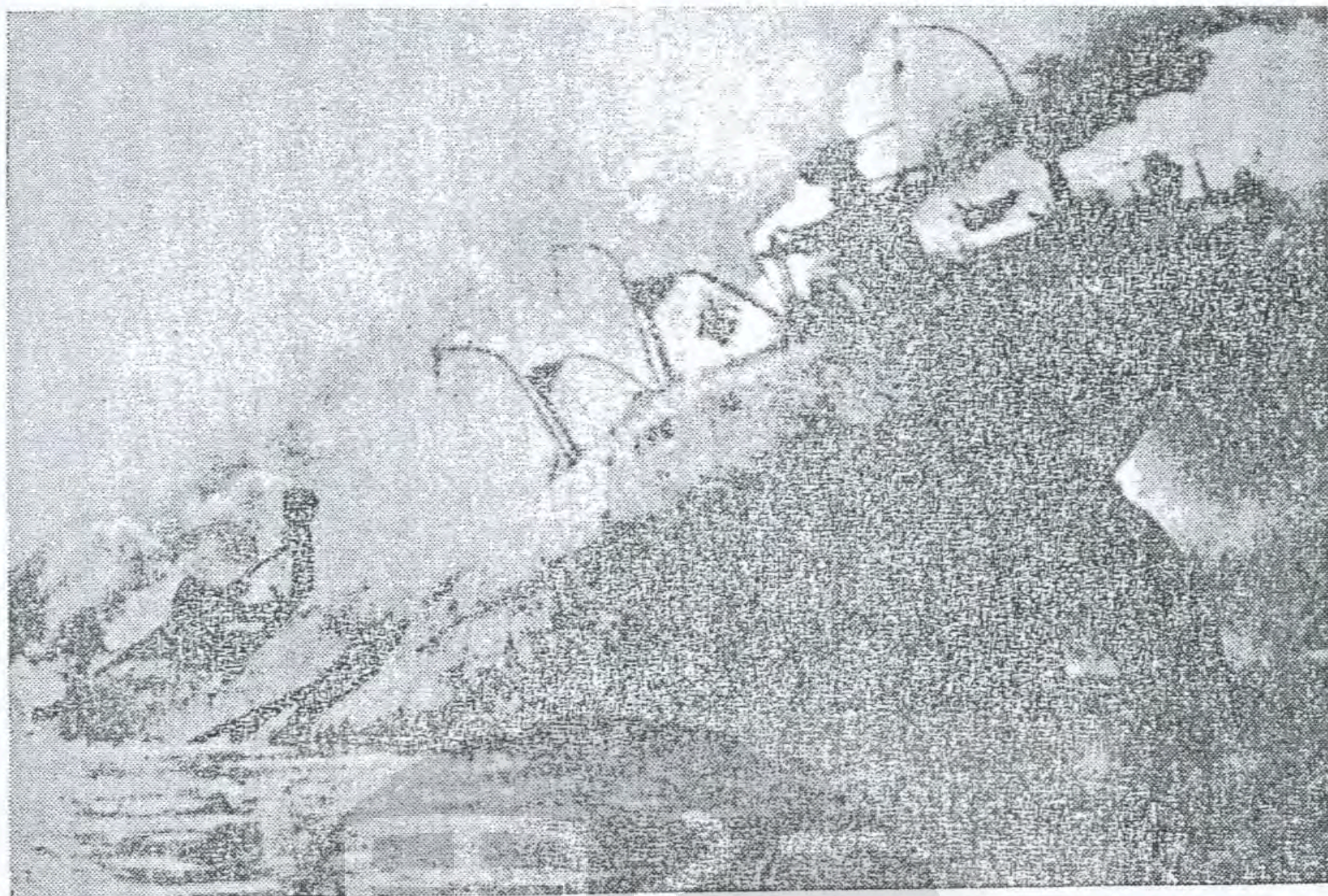
佔領要地，破壞交通，收繳日軍武器；而接近蒙疆和東北的蘇俄，更推波助瀾的暗中予以支持協助。

日軍方面，雖然以「承認必謹」的態度，作投降的準備；但百萬以上散處各地的軍隊，若干激烈份子難免有挺而走險的企圖。如上海的激烈份子，曾師法日軍從馬尼拉撤退前的故智，擬具了一項毀滅大上海的計劃，準備於撤出上海前，毀滅此一大城以洩憤；甚至與共匪在江南的新四軍間諜勾結，組成擁有六百人的地下組織，專從事反對和平反對政府還都的陰謀活動。

當時，國軍的主力部隊大都駐在丘陵地帶，距離交通幹線和各大城市較遠；加以我國地區的廣闊，受降接收，無論在時間和交通上，都有緩不濟急的現象。爲挽救中華民族因勝利的迅速來到而產生的新危機，戴先生的軍統局，以及「中美合作所」所編訓的游擊隊，最迫切的任務是：

1. 儘可能策動數十萬偽軍效忠中央政府，不讓他們被共匪誘惑，結成「聯合陣線」；而確保東南半壁，迎接政府還都。
2. 儘可能保衛上海、南京、杭州的安全，不遭受任何破壞與毀滅，以穩定陷區的經濟和人心。
3. 儘可能在國軍未到達之先，進至華東各大都市的外圍，維護當地的治安秩序，靜待國軍受降代表的來臨，防止共匪的乘虛竊據。

此種任務，非常艱鉅；但戴先生未雨綢繆的充份準備和臨機應變的迅捷行動，以及「中美合



美國空軍根據中美合作所情報，擊沉日本貨船。

作所」的密切配，在東南地區着着制先，才擊破了共匪搶先收復滬杭的陰謀，而掌握了東南方面的局勢，保持安定的社會秩序。

首先，對於偽軍的策動反正，軍統局早有準備，於是戴先生在淳安，急電軍統局的主任秘書毛人鳳，迅即就軍統局已經策動聯絡的偽軍一百廿七部中實力較強的九十七部、七十四萬人，呈奉軍委會核准，先給予先遣軍或支隊的番號名義，賦予維持當地秩序和阻止共軍滋擾的任務；並派掌握偽府財政軍事大權的周佛海為上海行動總指揮（共匪曾以「東南民主聯軍總司令」名義餌誘周，促其聯共，因周已向中央輸誠，故匪未能如願）。負責維持地方治安，防制奸宄，穩定金融的責任。聯合杜月笙和上海地方的士紳，發動影響地方人士為保護上海不被破壞毀滅而盡心盡力。

隨即，會商梅樂斯，運用「中美合作所」所指揮的各游擊部隊和中美班新編裝的教導營，（中美合作所為準備接應美軍登陸反攻所設的特別訓練班，召訓閩省青年及沿海游擊部隊，並予以新式裝備，編成教導營）以及各行動破壞隊，挺進京、滬、杭郊區，控制局勢，維護交通，防堵共軍的軌外行動；並相機進入城市，維持治安秩序，當於八月廿日訓令上海同志：

「凡本局工作同志，應格外明大義，識大體，不可與人爭功奪權，不可與各方形成對立；應先求局面之安定與治安之維持，一切聽命中央。萬不可於此時逼人太甚，拒人於千里之外，而誤國家大計也。」

當時，崇明島已被共軍粟裕部滲入，正圖滲

入上海。由浙東海路挺進上海的「中美合作所」的教導營的一部迅即登陸崇明，攻入縣城，共軍陸續由江北增援四團之眾，圍攻縣城，志在必得；我接受新訓練裝備的游擊隊張為邦部奉命往援，內外夾擊，打死共軍團長以下四百餘人，將其擊退，崇明轉危為安。

杭州方面，匪共份子陰謀勾結地方流氓破壞滬杭交通，被負責該路交通安全的忠義救國軍滬杭行動隊發覺，加以取締，匪共逃入杭州，行動隊惟恐彼等再在市內肇事生非，遂尾追進入。匪共乘機冒充忠救軍名義，騷擾市面；外人不明真相，而且也真偽難辨，於是謠言紛起。「中美合作所」的參謀長李崇詩迅即就近轉飭軍統局在杭州的負責同志，責成已投效的偽軍與軍統局的地下組織密取聯繫，逮捕造謠生事的匪共和流氓十餘人，才恢復正常秩序。九月二日，日軍正式投降簽署降書後，「中美合作所」的部隊乃進入杭州，以為鎮攝。

無錫和鎮江，自日軍撤往上海後，匪共到處活動，並將鎮江與高資間的鐵道破壞；忠救軍的京滬行動隊為執行確保交通安全的任務，鎮定人心，乃於八月廿一日進駐鎮江與無錫。

九月初，東南的局勢，經戴先生從各方面加緊佈置，積極策進後，漸趨穩定。當時國軍到達上海的祇有憲兵一連，長江內外因戰事的關係，中日雙方沉沒的船隻和佈放的水雷，尚未清除。

政府急需使用上海港口，以便接運物資，和裝運國軍北上接收各大城市。無論美軍和我軍，都需要一位高級將領蒞臨此一大城，處理緊急事務；

因此，戴先生商請梅樂斯於九月四日先行進入上海，事先在郊區警戒的「中美合作所」的教導營和忠救軍，也以中美聯軍的性質凱旋上海。

梅樂斯抵達上海以後，當即責成日海軍呈出河道要圖，由「中美合作所」人員按圖清除七十枚水雷和廿三枚詭雷，同時為了美艦和中國的船舶能順利而安全的進入青島和天津港口，再派克萊默少校專機北上，與當地的日軍交涉，釋放被囚禁的英籍領港員，掃清港灣，這些準備工作，對此後的復員北上，也有很大的貢獻。

與匪共新四軍勾結的日軍激烈份子，在上海既然無法達到擾亂竊據的目的，乃於民國卅四年九月卅日由上海強奪一艘帆船，偷駛出海，準備逃往台灣，建立反政府的基地，此種密謀，被中美所人員發覺。美員艾德·馬丁會同九位中美所的工作人員，乘一艘四百噸的拖船，出海追趕。但當快要追及帆船之時，却發現另外尚有五艘帆船化整為零的自其他地區在海上集中；船上滿載日人和部份匪共，有七五野砲一尊，及其他武器，由一少佐指揮。當時寡眾懸殊，日本少佐威脅中美所拖船離去，少管閒事，否則擊沉。但艾德及中美所人員毫不畏懼，仍令六船就俘，駛回上海；否則立即電知盟軍，派海空軍來全部解決。六船知密謀已洩，祇好俯首就逮，遵令駛回上海，免去台灣一番擾亂。艾德因此舉獲美海軍銀星獎章。

事修謗興

戴雨農因反共、正直受謗

戴先生和「中美合作所」的成就概如上述，因此，美軍海軍仍希望以「中美所」的良好合作基礎，成立另一個新的合作機構，從事若干對中美兩國共同安全有所裨益的業務，指令梅樂斯將軍進行此事。梅樂斯將軍以其與戴先生相處的了解和「中美所」三年多的有效合作；以為：

「我們現在所面臨的因素是俄國。在戰後，我們將比其他任何地方更需要從此一戰區取得情報資料，軍統局是最能供給我們所需一切情報資料的機構……」

「當戴雨農將軍主持中國情報工作之時，如果美國要想在中國取得交換情報之利，而竟不與他聯繫，簡直是不切實際的空談」。

可是，新的合作，進行得並不順利，最大的阻撓原因，是對戴先生的攻擊。事修謗興，原不足為怪；當梅樂斯奉命來華之先，曾向美國國務院和陸海軍的情報署裏尋找戴先生的個人資料。但所得的答案，都把戴先生形容成爲一個聲名狼藉的刺客，甚至說他曾經兩次殺害自己的母親，他的軍統局組織，被人稱爲「藍衣社」，是個神秘恐怖的「蓋世太保」型的組織。

可是，事實勝於雄辯，當梅樂斯和戴先生以及軍統局的幹部在一起，由生活和工作的體驗，才恍然了悟，戴先生並不是如別人想像中的壞人，而是一個「精明幹練，剛毅果決，輕鬆誠懇，和藹可親的人物；既無一般中國官場的繁文縟節，卑躬屈節的禮數，也無裝腔作勢，故作神秘的傲慢神態，性格上近似西方人」。因而他感覺到與戴先生相處，「令人忘倦」。同時他也發現軍

統局的組織，並不是一個「蓋世太保型」的組織，而是一個實事求是，講求效力，不尚空談敷衍的軍事情報機構；不但看不到一個唯唯否否的工作幹部，看不出半點專制恐怖的氣氛，而且充份顯示出民主的作風和蓬勃的朝氣。

抗戰勝利了，戴先生的受謗程度也達到了高峯。當民國卅四年八月廿二日梅樂斯將軍在重慶招待美國新聞記者的時候，記者們已經聽到很多有關戴先生和軍統局的流言，當即提出詢問，希望他就其與戴先生經常相處的實際觀察，作一客觀的答復。梅樂斯將軍很誠懇而感慨的說：

「關於外間所傳戴將軍的謠言，我聽得最多。以三年餘我與戴將軍的朝夕相處，對他最爲瞭解：

外面謠傳戴先生是走私專家，這是種膚淺的看法，同時也是種誤解。中國單獨抗戰八年之久，海口大都被封閉，外間物資無法進口，後方的工業，無法供應人民的需要，而人民仍需要吃飯，所以中國政府在財政部之下，設立有貨運管理局，將淪陷地區的物資如布匹棉紗等，設法內運，交由政府機關作合理的分配，用以調節市場，穩定物價，供應人民生活需要。因爲祇有戴將軍和軍統局的組織能順利進出敵前敵後，能達成此經濟作戰的目的，所以交由他兼辦。戴將軍是貨運管理局局長，是政府的官員，在他的職責之內做報效國家協助抗戰的事；究竟是否爲走私專家？還是一個富有魄力的愛國者？相信各位自能判斷。但是，據我所知，戴將軍不但不是走私專家，而且也是緝私專家。他兼任財政部的緝私署長

，在全國各地組織強有力的機構，專門防止奸商私運口紅絲襪等奢侈品進口。數年前轟動全國的槍斃林世良案，（註：林爲中央信託局業務處經理）即係戴將軍檢舉非法鐵面無私的例證。當時緬甸危急，中國政府爲了搶運軍火進口，動員所有卡車，運輸戰略物資；而林世良却以公用車輛和仰光商人勾結，私運貨物圖利，被戴將軍的部屬查明扣留，呈送政府法辦。戴將軍盡力禁止奸商非法發國難財，其不受人歡迎，乃意中之事。

至於外間傳說戴將軍吸鴉片烟並且販毒，更屬無稽。茲舉一例：三年前，當本人兼任戰略局遠東總代表時，因爲戰略局在緬甸的工作，需要鴉片與當地的土著交往；曾經要求戴將軍設法購運鴉片一百兩交本人送緬甸應用。戴將軍當時答復：『中國政府已經明令禁止毒品以任何方式買賣與運輸；違反政府法令的事，雖有助於你我的工作，請恕我不能應命』。戴將軍是否販賣毒品，各位當可自知。我與戴將軍朝夕相處達三年之久，從未見他點燃過一枝香烟；他的同志隨時可以去見他，根本沒有吸煙的習慣，更談不上抽鴉片。

外面還有人謠傳戴將軍自建一處集中營，將其政治上的敵人自行禁閉，經常施以苦刑。不錯，是有集中營，我想在戰時，任何國家爲了暫時拘留違害國家安全的敵人和間諜，或者政治上的戰俘，都有類似的組織。這個集中營設在貴州省的息烽，本人雖未親往參觀，但中美所的美方人員，曾有多人親見詳情，在那邊所集中看管的，均係政府交辦。而非憑戴將軍個人的決定。集中

營中生活非常舒適，有合作社。南京偽政權的某要員的母親也安置在內，戴將軍待他很好，偶爾生病，總是派中美所的美方海軍醫官親自趕去診治；後來因為年事過高，久病不愈而去世，那位海軍醫官還在場為之證明。外面還有人謠傳戴將軍經常擁有若干女人，據我三年來和他相處，日則同食，夜則同屋而住，自由出入他的處所，不必事先安排和通報，有如家人兄弟；但從未見他有任何女人。戴將軍每日辦公到深夜二、三時才就寢，早上六時即起床，並無時間作私人活動。

總之，三年來我與戴將軍朝夕相處，極感愉快；僅以美國一句話，以描寫我對他的印象：（He is a swell guy）『他真是一個好到極點的人』。

當時，在場各美國記者深受感動，當表示：「可惜我們以往無晉謁機會，戴將軍確是偉人」，「此種動人故事，必需公諸美國民衆之前，使他們明瞭真相」。紐約美聯社的記者樊四維，於九月十三日撰成新聞稿，拍電回美。

儘管梅樂斯就外人對戴先生的誤解，有所解釋，但中共和其同路人却惡意中傷，製造成一種不公開的「輿論」，認為「戴某的興趣，乃是維護中國的一黨政府，成為和談的障礙」。美國海軍部的麥滋爾上校對此頗為不平，曾經向柯克上將表示：「中國的聯邦調查局，如果他保衛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他將幹什麼？」雖然美國海軍部曾發表「中美合作所」的成就，但美國仍然有人堅決主張：「戰後的在華的情報組織，絕不可與戴某的組織發生任何關連」。各方面對戴先

生和軍統局的攻擊，所提出來的事實，却正是敵人放出來的冷箭和流彈，衆口鑠金，戴先生明知其情，但一本初衷的不願有所辨正。可是，梅樂斯却極感不耐，曾客觀的發表了他的觀感說：「戴雨農和那些最密切的工作人員，是我在中國所看到的最有事實表現的正當人；但却反而被人基於一種正當法庭所決不接受的偽證，施以廣泛的譴責；甚至被一些對事實表現不求甚解的人，要把他從政治上消滅！」民國卅五年三月十七日，戴先生由青島乘航委會專機飛往南京，不幸失事殉職。美海軍部曾準備以美國政府名義頒贈戴先生一枚勳章，並且派梅樂斯趕回中國代表美國海軍部參加戴先生葬禮。可是這些外交上應有的禮儀，和中美合作友誼應有的表示；却遭到馬歇爾將軍的反對，他以為：「如果對戴某，或其他的繼任者，給以任何幫助，或任何安慰；都會危害到他正在着手促成國共之間的微妙談判的，因為戴某是中國最有名的反共人物」。因此，「爲了表示美國的中立態度，不准有任何的代表，代表美國去參加戴某的告別葬禮」。

民國五十六年十月，在美國出版的由梅樂斯將軍所著述的「另一種戰爭」中，他追述當年的情節，頗為戴先生不平，認為是種屈辱。其實，這並不足以影響到戴先生的偉大和榮譽，因為他生前從不計較這些；何況戴先生所以成爲受謗的對象，是因為他最反共，最正直，在亂世行春秋之事。而當時別人反對他的原因，却成爲今天自由世界所有愛好民主自由國家所追求的共同目標；即使是當年反對他最強烈的人，又何能例外？

這才是他的偉大！

戴先生殉職已經廿五年了，多年來，時勢艱難，飽經患難，中國有識之士，常有斯人不作之歎，總以爲「如果戴雨農不死，也許大陸局勢不會如此惡化」。美國朋友們也認爲「如果對戴某多予具體的支持，就可以使遠東的歷史爲之改觀」，雖然這些感慨，也許並不能代表中美兩國的所有人士；可是，他生前從不表露顯耀他的成就和事功，而身後仍能被人如此懷念；這種永恆的懷念，才是他的榮譽。

開明互信

中美所合作精神永垂久遠

「中美合作所」成立的時候，曾簽訂一項協定；根據協定，主任是中國人，副主任是美國人，他們對於整個中美所的作業都有否決權。戴先生與梅樂斯都很清楚，創造一種國際間的信任，最重要的因素，乃是爲達成共同目標而必需獲致的真誠協議；爲了從速的戰勝強敵日本，雙方都不容許有類似種族的偏見存在。戴先生固然不願以優越的地位，強迫美國人做一件不合理的事情；梅樂斯也不願憑藉否決權來固執成見的造成意見的分歧。雙方都是在互相尊重，互相信賴之下進行工作。因此，中美所的全體人員他們每人所希望做到的是如何克敵致果，如何協助戰區的盟軍；他們的努力，從未得到相反的效果。

梅樂斯常常訓誨他的部屬，不要讓別人以爲他們有優越感。他曾說：「我們美國人，一方面

固然不容許被別人屈服；同時也應該克制自己，不要想屈服和我們共事的中國人」。根據他和戴

先生親赴東南沿海的經驗，他以為：「許多缺陷和弱點，都必需自己解決；一個人如果不從親自

經歷中去瞭解戰地的各種問題，而祇坐在辦公桌上憑空想像的發號施令，那是不切實際的」。所以他鼓勵美國人，必需多去戰地獲得經驗，在中國從頭學起。

中國是個貧窮的國家，尤其在獨力支撐了四年抗日戰爭以後，格外顯得拮据困難，公務人員的待遇非常菲薄；戴先生的軍統局人員，雖然擔任了特殊艱鉅的任務，也不例外。但戴先生却本著中華民族一貫的自立自強精神

和蔣委員長「中國情報人員日常生活應嚴肅化」的訓示，絕不願接受美國金錢的贈予，來改善同志的生活待遇，來獎勵工作的進行。此一基本合作立場，特別引起梅樂斯將軍和美國朋友的尊敬也更增進了合作的密切。

梅樂斯將軍和他的部屬，經常發現接受訓練的軍統局同志之中，很多能幹的人才；他們負擔危險的任務，顯然不是想獲得那微薄的薪水，而是基於他們對國家的忠貞，對事業的信仰。因為他們的薪金，相當於國軍官兵的待遇；縱然有些額外的津貼，也微乎其微，僅足添置些出差的服裝與零星費用。但他們却越窮越堅定，越奮勇。梅樂斯將軍曾向戴先生建議

，中美所的工作人員，凡是做諜報工作或破壞工作能完成一次任務的，一律發給獎金，由美國支付。但戴先生沒有同意，他以為「忠貞是不能用金錢買到的」；這就是軍統局的基本精神，也足以說明戴先生和美國合作的立場。在中國戰場上打擊日軍，最好讓中國人自己來充份表現力量，這是理所當然的事；但美國人的協助，除了技術知識和武器物資之外，最重要的是一種尊敬信賴竭力樂成的開明合作精神。不但可以建立部隊的信心，增強工作的力量；而且還可以使雙方同舟共濟的奮鬥生活，成爲一種永恆不忘的珍貴友誼，中美所的合作精神，就是如此！

抗戰勝利，戴先生受到毀謗，中美所繼續合作遭受阻撓，當梅樂斯將軍極感失意因病回國休養的時候，戴先生曾經去函安慰，並且說出他的感慨，他說：

「中美所的成就，以及在我們之間的永恆友誼，不僅與我們一小部份人有關，而且與中美兩國人民的友好關係，也有重大影響。中國經過了八年血戰，從現在起，應該邁開大步致力建設，以恢復國家的元氣，進步爲現代化國家。但我們在技術和經濟方面，落後甚多，仍然需要美國友好的援助，而且從世界的形勢來看，今後中美兩大國家的命運，自必有相互密切關係。

我與閣下，同甘共苦幾年，我們對目前情勢，却有相同了解，我深深相信，我們不但將繼續珍重我們過去所共有的成就，而且也將繼續爲中美兩國未來的福利而努力。

任何事業，在開創之初，困難與障礙，勢所



抗戰勝利，戴笠將軍在上海舉行盛大酒會，招待中美合作所人員。

難免。然而，如果目的並不僅為少數人的利益，如果我們能堅定的不屈的做去，那麼所得的結果，不論目前價值如何？別人看法如何？最後總會真相大白，使曾經不相信和了解的人，自然會相信了解。

我認爲，現在我們還需要一種令人鼓舞安慰步驟；以後的情勢，需要我們繼續保持最開明而最合作的精神！

誠如戴先生所說，「中美合作所」的最開明合作精神，蘊結成雙方永恆的友誼。當民國四十八年三月，戴先生殉難十三週年的時候，梅樂斯中將已退役，在明知其生命已告絕望（患癌症）的心情之下，曾特自美國趕來台灣，參加紀念大會，並且在「戴雨農圖書館」之前植樹紀念；當時他悼念故知，熱淚盈眶，悲痛不能自己。

民國五十一年，在美國的中美所同仁，聞知戴先生的部屬和學生，爲了紀念戴先生，在葉翔之先生的發起之下，特別在台北的近郊興建了一座「戴雨農先生紀念館」，大受感動。當以「中美合作所」在美全體同仁的名義，合贈紀念金牌一面，上鑄中美文字對白的「天地正氣」四字，特請美軍協防台灣司令官史慕德中將（Vice Admiral Roland Nismoot）於是年四月廿日親自赴

館，代表奉贈，陳列館內，以伸崇敬懷念的至忱和相誠相感的永恆友誼。民國五十三年和五十九年的八月，在紐約森美旅社和華盛頓的馬利奧特旅社召開的第十屆和十六屆年會時，曾經兩度邀請葉翔之先生和當年梅樂斯將軍朝夕相處的劉鎮芳先生赴美參加。因爲有這些始終保持聯繫，重

溫舊誼的感人事實，所以才有六十一年來的台集會，表達其「危難見真情」的道義。「中美合作所」的所以獲致輝煌的成就，所以能留下永恆的友誼，完全繫於戴先生的推誠和卓越的領導，以及雙方人員的開明互信，而充份運用所有的一切，依照敵人的條件，從各方面去打擊敵人；從不讓敵人利用我們自己的手來打我們自己。現在世

界上正進行着一些長期拖延無法解決的戰爭，越打越複雜；正因爲在熱戰戰場以外，敵人還祕密的甚至公開的進行另一種使人願挨的戰爭。因此，我們要想澈底贏得這場戰爭，解除人類所受的空前浩劫，維護世界和平，必需接受歷史的教訓；「中美合作所」和戴雨農先生往事的追述，正可以提供一些可供參考的珍貴史實。

血性男子斬腿記

雷嘯岑

抗戰時，以留德內科醫師蜚聲重慶之醫學博士周倫，聞其病逝大陸十餘年矣。其人其事，迥異尋常，亦近代奇士也。

周爲江蘇無錫縣人，青年游學德意志，治醫道，其未婚妻亦同時留柏林肄業。周氏先天性具極濃厚之神經質，遇事敏感過度。一日，其居停宅樓失竊，主客驚詫議論，主人謂外賊固應提防，內賊亦須注意。周係卜居樓上者，聞言立感主人對彼有懷疑心理，大爲激動，相予辯白，適未婚妻亦在座，即謂：主人之言，原就一般情理而論，君不必有所誤會也。周更憤然曰：然則汝亦疑我作賊耶？休矣，吾不復能忍此奇恥大辱也！女急解譬勸慰，終不省。

越日，周約未婚妻出遊，復言及房主失竊事，謂非自殺不足以明心見性，且囑女同死。女以其發於一時憤慨情緒，善詞安慰之，攜手漫步，亂以他語，冀紓其鬱結不平之念。詎周矢志自殺，行至地下火車道旁，親快車疾馳而來，堅執女手，大聲謂：「我們一道死！」即牽女聳身投入車軌中，駛車人見狀大驚，急停機，然周之兩腿，自腹下股際已被軋斷，昏臥流血，不省人事。女以在周身後，且本無求死之心，當時不免掙扎，故負傷極輕微也。站長電召救傷車至，載兩人赴醫院急救。女稍敷藥即回寓所休養，周則兩腿鋸去，住院長期治療。柏林報紙詳記其事，社會人士歎爲奇特新聞焉。

時有一德國少女亦臥病同一醫院內，讀報悉周自殺顛末，以周爲血性男子，頓生仰慕之情，不時購鮮花囑護士轉致慰問。周於萬念俱灰之殘痛生活中，得此紅顏知己，感激良深，欷歔修書道謝，女亦復書致其拳拳之意，並告以家在柏林郊區鄉間，盼將來出院後能卜良晤。迨周傷愈離院時，女已先還鄉，乃按址通信，彼此論及嫁娶事。周一面與其本國未婚妻解約，訂期於德籍少女之鄉居定婚，臨時蹣跚趨與女謀面，蓋兩人直至定婚之日始相見也。

周學成，挈德女回國，服務青島，患難夫妻，家庭間融融如也。然造物弄人，常多缺憾，不數年，德女竟以肺疾玉殞！周傷感之餘，既需恃醫營生，而兩足殘毀，非有內助不足以任事，復與一女護士結褵，旋移滬濱懸壺。大陸變色後，周歸無錫，於十餘年前致疾死。